

北海文史

第七辑

国民第一集团军第二军军长香翰屏传

香军长翰屏，以字竹，广东合浦人，南宋忠裔，其先世本姓查，宋帝丙南巡有查铨录者，官铃辖，以兵殿其后，屡战不利，按兵东粤虎门太平间，遥为崖门声援，帝后殉国，知无可为，乃北望稽首，泣下沾襟，解散所部，改查氏为香氏，隐居东莞县茶山村，再迁常平圩村头乡，子孙耕读，终无世不仕，传十一世，分居合浦，再八世而生翰屏将军，将军生九岁而封翁卒，太夫人陈氏抚之成立，读书过目成诵，于古人文武兼资者尤心仪而乐道之，躯干短小而胆识过人，弱冠时，强徒数百扑其乡，将军率亲族子弟数十人逐之，威名震乡里，讨龙之役，投笔从戎，供职舰队，寻以海军无展布余地，改习陆军，卒业，隶邓铿部下为连长，从李任潮陈真如陈伯南诸公效力间，经讨陈讨沈讨邓讨刘杨叶贺诸役，靡不战胜攻取，卓立奇功，临战好整以暇，有羊祜谢安风度，而军令严肃，尤得士民欢，治军六七年，由连营长，再升师长，西南开府递军长，衔命马匹喻岭，与十九路军将领握手言欢，粤局益臻安定，当南路讨邓时，引名将张君嵩为至契，今张升至师长，迭捍危局，人称人知，平居无疾言遽色，脱尽武人箕踞谩骂恶习，处已接物恂恂如儒者，追随陈总司令十余年，无纤芥过失，每临大事，决大疑，能平心静气，折衷众论，以求一当，态度雍容沉默，不居功，亦不讳过，性尤和平正直，论事一衷于理，党国先进，袍泽寅僚，以至绅耆商学，对之无间音，坛坫周旋，其重者益靡异人任，淞沪抗日时，粤局机隍不安，将军旁兼西南党委及公安局长广州市戒严司令中区绥靖委员各职，对内对外，宵旰勤劳，悉心应付，地方赖以安谧，事定，辞公安局长职时，条陈以莘十八事，将局中积弊，和盘托出，以为后任施政方针，该局向称优缺，稍加伸缩，月可得数万金，将军独能洗污习，剔其盈余，拨供局中建设，部队留守三南信丰间，开辟公路，与粤交通，筹办警卫，期以建设，为根本救治，连营结寨，与赣州太瘦方面切实联络，粤边愈臻完固，自其驻防江五邑，迄今七年，绥靖中心，亦经两载，对于下辖县长，未尝滥荐一人，现任邑令一视同仁，揭诚指导，勤者奖之，惰者督之，劣者惩儆无效，乃提出弹劾于省府，听

由择委，绝无武人于政之迹，至司法诉讼，地方行政，概以划归所司，不滥受理，留心治道者，咸警唉将军治事，不类武人，信知积之有素，故发之弥光也，惟其惩治士劣，则绝不少假，以故豪强敛迹，小民得遂其生，子产所谓宽猛相济，将军庶乎近之，年来粤局平谧当轴多暇，伯南总司令，感于社恶劣，提倡读经，注重道德文学，以救时弊，将军亦殚心匡济，以期改良社会，轨范人心，且于公余之暇，搜集辟著，旁征曲引，古书古画，度藏甚富，迩来为妥余休养计，赁居西关，屏去妻拿，谢绝俗客，除寅幕因公接见外，只勤稽载籍，究心笔砚，为文精警透辟，陈义甚高，书法得古人轮廓，而笔性高健，人争重之，生平无嗜好，言笑动作，皆可为属部后进法，其稍涉怡情者，亦借鉴尝书画文玩耳，尝以千金市陈白沙字卷，友人有笑其痴者，则曰白沙为岭南千古名贤，焉能以区区阿诸物，与先生笔墨较轻重耶，其好古之心多类是，粤中人士，俭以将军究心文化，殆由军事家而入于政治文学道德家矣，初太夫人陈氏在乡被掳，困匪巢者盈稔，将军于戎马仓皇中，百计营救，卒脱于险，事定迎养广州，昕夕定省，出入必躬自扶持，未尝假手婢仆，今太夫人年届古稀，矍铄逾恒人，是殆未亡人苦节之极，亦将军孝恩感格之征欤，然将军虽置身荣显，殊无留恋禄位之心，亦无厚殖货财之意，一家儒素，处之泰然，每与乡人谈农事，辄勸以耕织为真乐，不慕食租衣税，以损子孙之志而益其过，亲族子弟，远来修谒，则择其少俊挈之学，余悉资遣回籍，使事农牧，不滥用人，亦不妄荐，慎重名器如此，曩于潮汕军次，在其片上题联自况，联曰，“以雕虫技俩，成屠狗功名，幸运一身遭，且休忘野老风怀，书生本色，当革故潮流，负维新使命，兵符十载管，曾何时补国家艰难，黎庶疮痍，”又刻石章，文曰，“天水遣民之裔”，足见性情恬淡，不忘所自云。

(摘自浦北县档案馆 1553 号卷)

张 弼(摘)